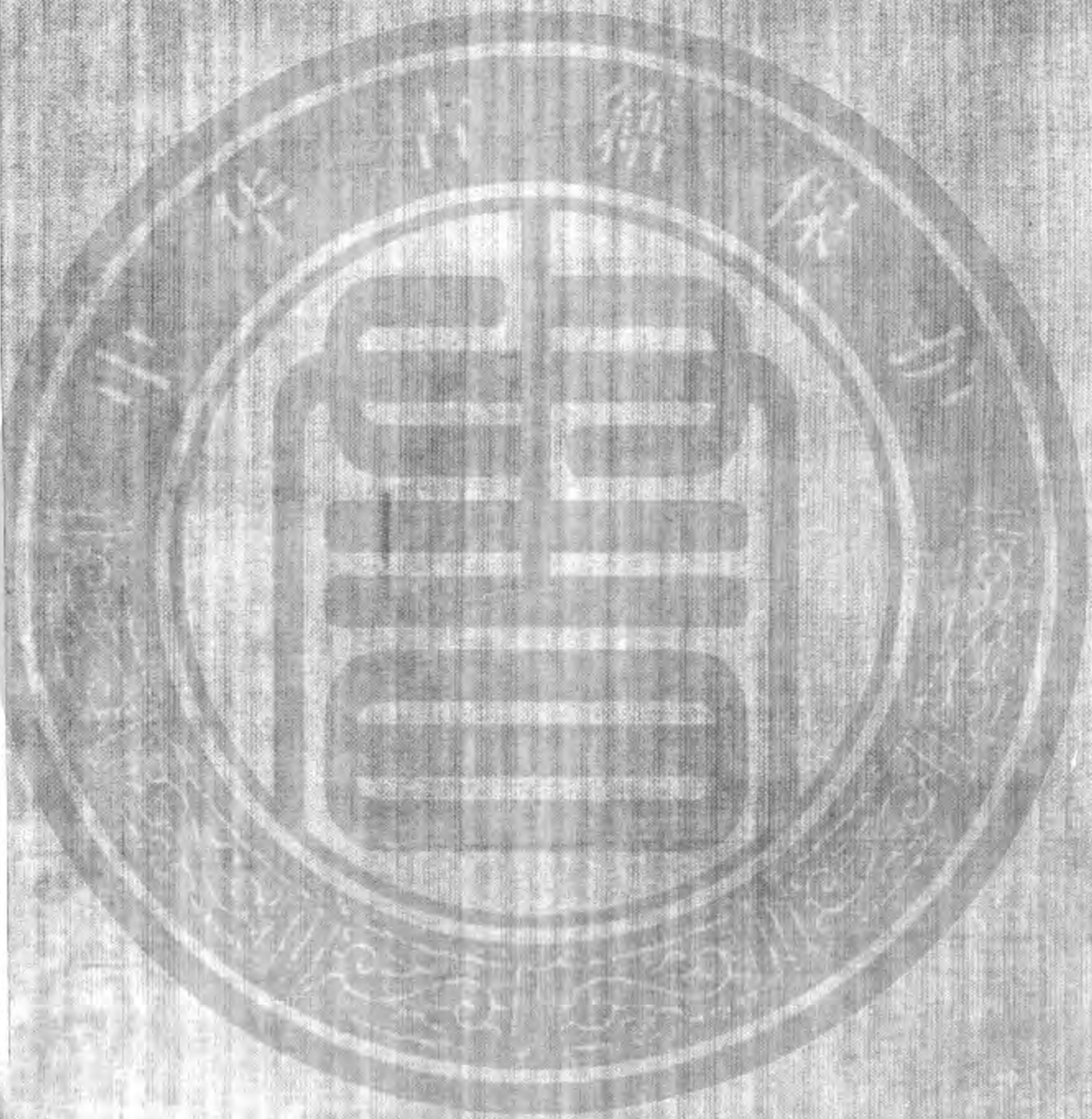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卷第九



五燈會元卷第九

瀉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瀉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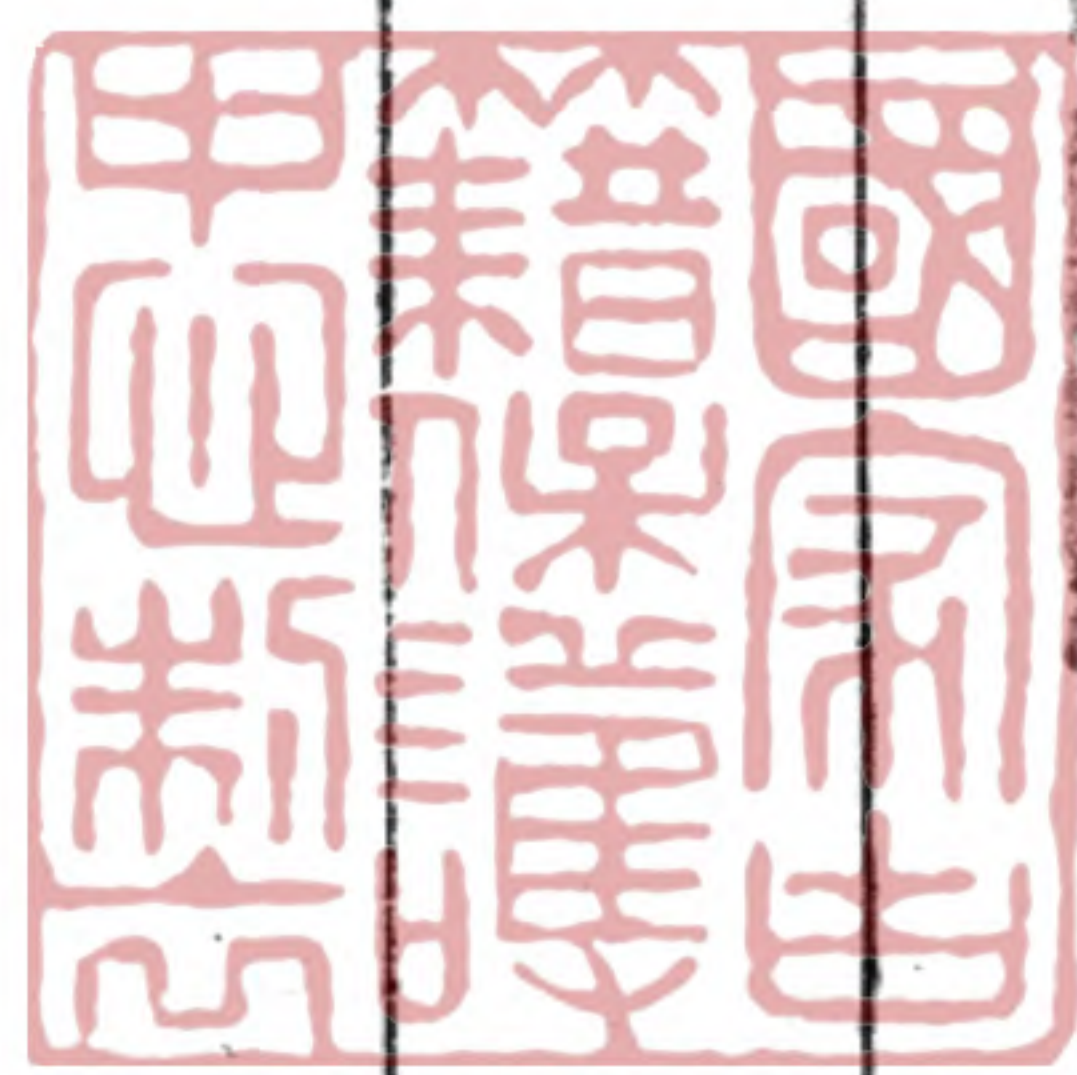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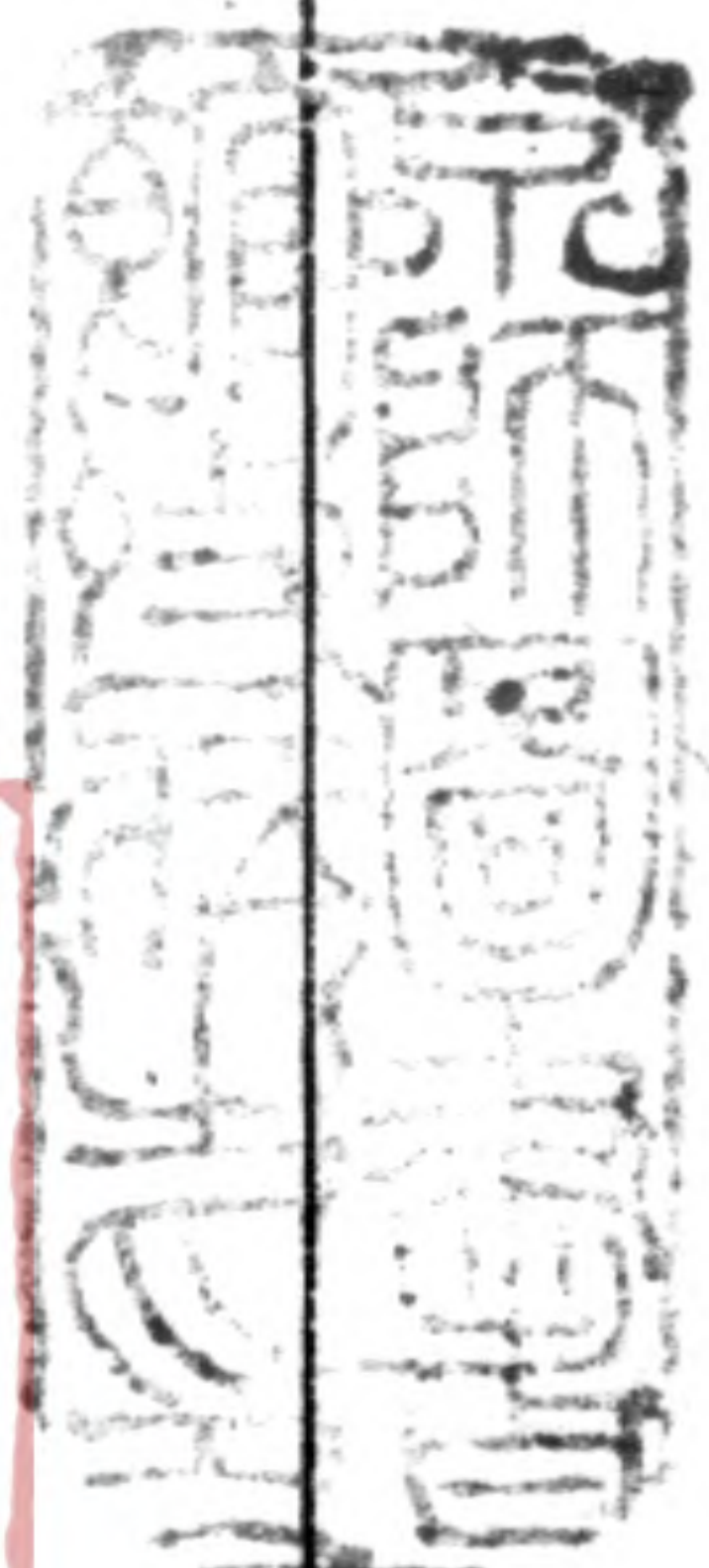
瀉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香嚴智閑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雙峯和尚不列章次



定山神英禪師

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府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元康和尚

三角法遇庵主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南塔光涌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無着文喜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仰山東塔和尚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南禪無染禪師

長平山和尚

崇福演教禪師

大安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和尚

武當佛巖暉禪師

雙溪田道者

徑山誼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清化全怱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報慈德韶禪師

不列章次

芭蕉清禪師法嗣

芭蕉繼徹禪師

興陽清讓禪師

幽谷法蒲禪師

芭蕉山遇禪師

芭蕉山圓禪師

承天辭確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覺城院信禪師

芭蕉山閑禪師

芭蕉令遵禪師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志謙禪師

興陽詞鐸禪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

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

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

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

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

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

擲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

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

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

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
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
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
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
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
南來謂丈曰項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
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
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
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

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
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磬欵一聲行
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
見乃曰此正是瀉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
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
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
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
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
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揆也丈乃問師師踢倒

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
往焉是山峭絕復無人煙猿獐爲伍椽栗充食
經于五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
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庵而欲他
往行至山口見蛇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
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
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
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
安上座安即懶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

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
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
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
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
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
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
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
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
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

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
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
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
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
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
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
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
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

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
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
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
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
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
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
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
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
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

乃點頭

後鏡清愆云將知瀉山衆裏無人師摘

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

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

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

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

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上

堂僧出請和尚為衆說法師曰我為汝得徹

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

古人事也雪峯問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

躡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瀉山被那僧一問直

得百雜碎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

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

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

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

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

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

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

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

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
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
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
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
訐師曰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
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
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
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
者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
喚

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
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百丈大
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
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甯處師過淨瓶
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
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
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
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
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樹子師却問耘

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
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
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
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
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
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
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
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
畧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

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
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
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孛牛汝來也
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
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
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
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
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

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
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
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
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
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
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
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
思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
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

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師問仰山即今
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
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
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
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
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
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
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
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

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
作麼生仰山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
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
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
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
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
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
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
香巖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

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
回顧香巖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巖曰若道過
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處師曰子作麼
生祇對巖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
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
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
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
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
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

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
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
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
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
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
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
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

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椽柴
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
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
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
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
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
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一碗茶來師

日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
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
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
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瀉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
到莫徭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
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
恁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
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

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
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_④相拓呈之
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_⑤相拓呈之又
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迷偈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
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
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
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瀉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瀉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

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

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叅瀉山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瀉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

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衿肯汝收掃地次瀉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瀉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瀉瀉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瀉瀉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瀉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

莫住兩頭。漚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漚便休。有施主送絹與漚。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漚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師在漚山為直歲，作務歸漚，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漚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叉手。漚曰：今日南山大有入刈茅。師拔鋤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鋤子僧問：鏡清仰山紙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狗銜敕書，諸侯辟道云：岸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

經行陣雲居錫云：但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着。師在漚山牧牛時，踞天

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漚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漚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漚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

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

雲居錫云甚麼一處是仰山道理一

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

麴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麴

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瀉

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鷄銜一紅

柿落在石前瀉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瀉瀉

日子甚麴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瀉曰

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瀉山被仰山一坐至今

得起不瀉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

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

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瀉曰不

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這

箇師曰道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

臺不變師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山下

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

再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

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瀉曰錯師回首曰閑師

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

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

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瀉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瀉行次忽見前面塵起瀉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車相瀉點頭瀉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

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瀉山聞瀉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瀉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瀉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

然有他恁麼道亦回瀉山久依法席瀉山同師牧牛次瀉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瀉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瀉便休師送果子上瀉山瀉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瀉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瀉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瀉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答赤干行者聞鍾聲乃問有耳打

鍾無耳打鍾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
早箇問了也師唱曰去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
日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
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籬種瀉曰子今
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
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
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瀉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
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

胷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休去瀉山
餒鷄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
曰某甲隨例得聞瀉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鷄
作鷄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
適來道甚麼瀉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
爲甚麼喚作聲色瀉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
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豎起拳師曰終
是指東畫西瀉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
大事因緣瀉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

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馮曰並未曉了此事
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馮曰寂子聲色老僧東
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馮曰應須與麼始
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馮曰作
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
馮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
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閣黎不曾遊山
雲門云此語皆為慈
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

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
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
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
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
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
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
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齧擬開口驢年亦
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
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

百七 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
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
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
脩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
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
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
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
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
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
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
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
觀瀉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
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
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
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
宿意作麼生瀉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瀉
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

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
前過師名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
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
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
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
僧便唱師曰唱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
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僧從空而
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

早師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
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
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
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時瀉山
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
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瀉山送
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
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
僧叅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

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

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

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
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
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
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
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座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
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
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
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
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

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
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

遂封回

韋宙相公機語
相以茲不重出

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

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
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
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
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
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
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饅頭

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
看涅槃經有云不断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
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
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
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龐居士問
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
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
似師指雲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衆無對門雲

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

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

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

可當情者瀉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覺

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

甚麼師臥次僧問曰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

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

師推出枕子瀉山聞曰寂子用劔刃上事師閉

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

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

代拈掌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

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

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

是汝否曰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

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

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

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

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

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

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搵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意彼處樓臺林

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鄧禮謝之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

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
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
峯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
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叅禪不得洎丈遷化
遂叅馮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
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
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

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盡餅不可充飢屢乞
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
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
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
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
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
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
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
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

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
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滙山聞得謂仰山
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
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嘆師弟發
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
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
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
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
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

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滙山曰且喜開師
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
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師初開堂滙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

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祇為

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

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

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巖境師曰華木不滋

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

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

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
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
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巖時且道
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
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
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今年霜降早蕎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
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上堂若論
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
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
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
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
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師問僧甚
趣來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
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

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

何師亦豎起拂子

玄沙云抵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香嚴

脚跟未點地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

云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師凡示學徒

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

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灰

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

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

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

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

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污

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

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

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按萃

任汝按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

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

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黠螟眼裏著

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
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
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
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日曰朗
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
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
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
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
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

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
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
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
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
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
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
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
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
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省和尚行脚時參
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
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
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樵曾大哭去在樹
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
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
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
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

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明

師滅後謚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
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山上堂曰汝等
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瀉召
之師更不回顧瀉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瀉
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動

容曰善為

京兆府米和尚

亦謂七師

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

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

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

法眼別云此是甚麼時節

問法燈別云

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挑核師令僧去問仰

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柰落

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

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

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祇始真

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

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

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

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

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

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

恁麼威儀周足撲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

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真見師曰苦
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
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
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
若斷得與他同叅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
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
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與筆

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
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
隨至潜在屏蔽間慎切伺供養主纔坐問曰

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
齧人韓獪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
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
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筋米曰這野狐精
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
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

對公自代曰看齧着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稜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
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
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甬裏甚麼
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
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
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
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
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
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
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
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
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
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

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
殊師師豎起拂子僧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放下
拂子又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
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
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兩天二十八祖亦如是
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
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
條天下大禪師

歸宗下亦有大
禪佛名智通

住後有行者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
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
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
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
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趨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
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
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
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
燄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
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也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
聽教屬會昌澄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
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華嚴寺至金剛窟
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
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
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
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
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
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
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
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
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
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

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
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童
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
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
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
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
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
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
寺僧修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

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叅仰山頓了心契
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筯便
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
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
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
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
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
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

已師默然僧固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
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
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
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
二年宣城帥田頎於倫切應抗將許思叛渙縱兵
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
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痊至皇朝嘉定庚辰
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
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
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
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
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
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臂與

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
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
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
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
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
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

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
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
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
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
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

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
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何是
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
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
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
得箇問頭來

徑山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
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爲甚
麼不出是慶曰如擬喚作甚麼

雙峯和尚法嗣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峯峯問
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
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峯曰祇這思底便是大
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
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峯

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
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
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
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
喏喏即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
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
曰祇教我不著是非

玄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
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
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問如何是從上
真正眼師搥脅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
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纜地栽虛
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
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如何是一塵入
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
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

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
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
椀茶師曰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
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曾曰作麼生衆
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
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
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
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
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

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

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

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

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

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上堂

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

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
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
麼師曰建州九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
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
向前則墮在坑壑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
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
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得墮身死漢問
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
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

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
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
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網破草鞋曰
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
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
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師謂
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曰
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
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

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度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金憇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丑忍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庐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意初為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為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

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
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
以清化爲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呌子問
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
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
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蒲盆紅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

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
師曰漁歌舉擢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
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
讓也憲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
時大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
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語師曰寶華臺上定
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
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

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
曰金鳥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
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主劉氏嚮
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
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
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
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
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
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卍字背負

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
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
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
如何師曰有甚麼雪颯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
毘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
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字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
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
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
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
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
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
資福利罕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
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
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
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
麼師舉手云唧唧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
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
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
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
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
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

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
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
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
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
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

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挂上堂
昔日如來於波羅柰國梵三請轉法輪如來不
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
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
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
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
得天寬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
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
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

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橫曰如
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合生死不證
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
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
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
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
不挂脣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
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
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蒲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
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
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
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
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
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
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
都合成一塊鞦韆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
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
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解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

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唱
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
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門心隨萬境轉阿那箇
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鐫問衆罪
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
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
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
提綱猶是捏窠造偽佛法祇對持地謾薦上流
問著即參差答着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

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
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
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道頭會尾舉意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
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傳大士曰此理如
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

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
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
如何師曰便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
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
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

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靈
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
裏關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卵
走燕雀乘雨飛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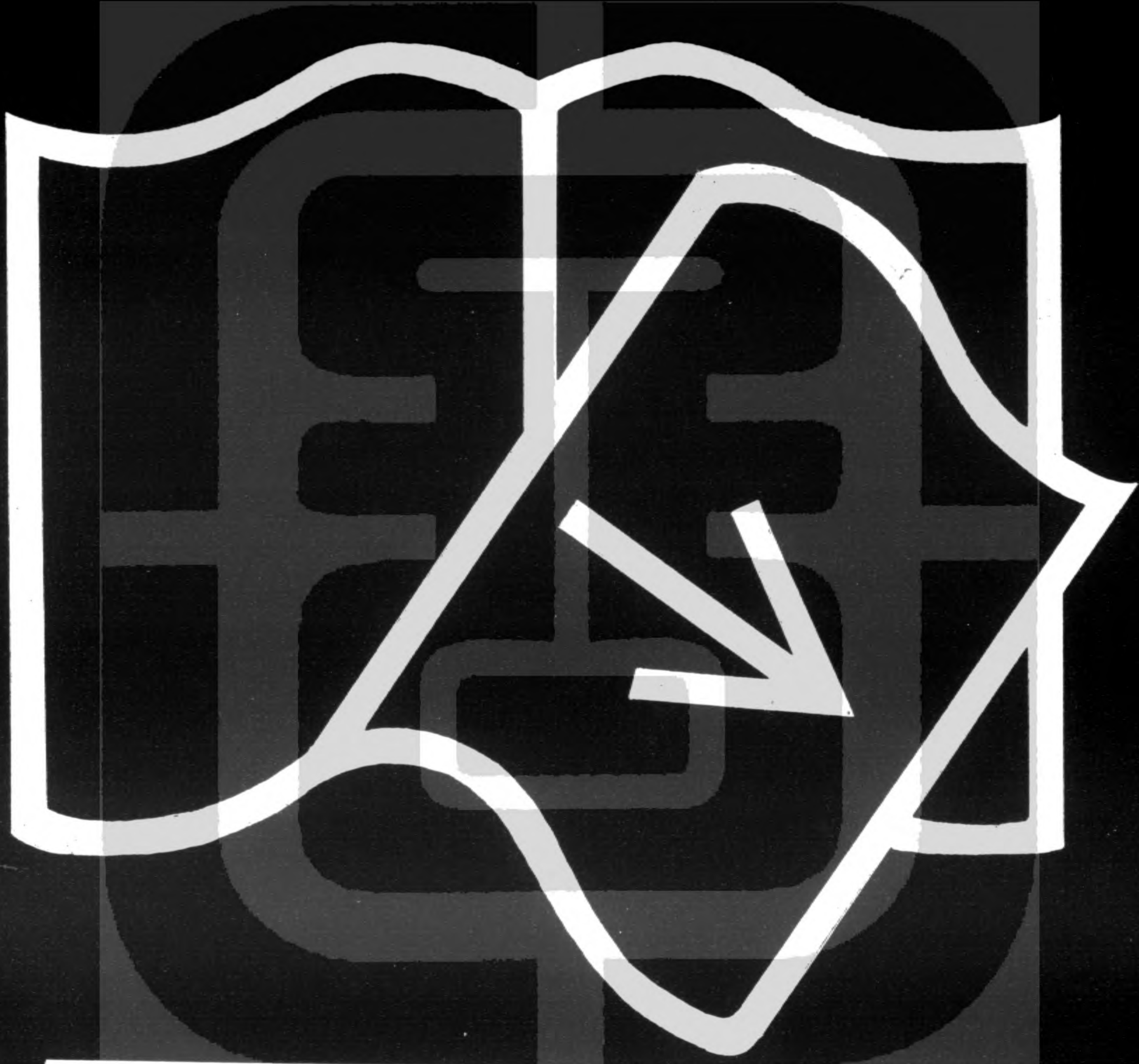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
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
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五燈會元卷第九





缺卷 10-卷 19

